

英語的故事

秦秀白 舒白梅 姬少軍 譯

暨南大學出版社

The
Story
of
English

英语的故事

罗伯特·麦克拉姆

威廉·克兰 著

罗伯特·麦克尼尔

秦秀白 舒白梅 姬少军 译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广州

The Story of English

Robert McCrum

William Cran

Robert MacNeil

Penguin Books

1986

英语的故事

蔡秀白 舒白梅 姬少军 译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华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60 千字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81029-048-7/H·4

定价: 6.50 元

目 录

译者的话

导言 话说英语	(1)
1 一个说英语的世界	(10)
“标准英语”	(13)
“国与国之间应和谈”	(18)
“最好的一种英语”	(23)
美国之音	(26)
“标准广播用语”	(31)
英语的繁盛之地	(34)
世界通用语	(37)
从日本英语到法国英语	(43)
“表达方式丰富多彩、机智简练”	(49)
2 母语	(54)
“共同的渊源”	(55)
凯尔特人	(57)
英语的形成	(62)
宗教词语	(67)
北欧人入侵	(72)
诺曼底人入侵	(79)

“平民不懂法语”	(84)
中古英语	(87)
“第一个对英语进行加工和润色的人”	(90)
3 光芒万丈的缪斯女神	(101)
“英语词语的新世界”	(102)
“英国的事物要用英语表达”	(105)
去新大陆探险	(107)
埃文河畔的诗人——莎士比亚	(110)
首批赴美洲移民的人	(123)
钦定的《圣经》英译本	(127)
东盎格利亚和清教徒	(133)
“不成句子的英语”	(136)
“新词和新短语”	(139)
美国英语的语音	(141)
“南欧人”、“阿卡迪亚人”和“新英格兰人”	(142)
4 优美的苏格兰语	(147)
“我们语言中的败坏现象”	(149)
约翰逊博士的词典	(154)
游历苏格兰高地和群岛	(158)
古苏格兰语	(164)
“一部本族语《圣经》”	(168)
从彭斯到拉兰斯语	(171)
爱尔兰的苏格兰语	(177)
北美种植园	(181)
5 爱尔兰语问题	(189)
“异教徒的语言”	(191)
盖尔语因素	(194)
“爱尔兰口音”	(199)
众多的爱尔兰人	(205)

爱尔兰英语的采用.....	(212)
复兴爱尔兰本族语.....	(215)
青年之乡.....	(219)
默西音.....	(224)
6 黑人英语的印迹	(228)
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	(230)
皮钦英语的形成.....	(231)
“无望的通天塔”	(234)
加勒比克里奥尔语.....	(237)
“种植园话的回声”	(242)
“黑人方言”	(246)
“南方人的浓重黑人口音”	(250)
黑人北上.....	(253)
“时髦先生的‘隐语’词典”	(258)
“我有一个梦想”	(265)
7 开拓者哟！啊，开拓者哟！	(274)
“美国语”	(275)
诺亚·韦伯斯特.....	(280)
加拿大英语.....	(285)
“到西部去，年轻人！到西部去！”	(290)
“看大象去”	(296)
“真正的西部人”	(298)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301)
“马克·吐温”	(304)
“缩成一团的贫民”	(311)
“在彼岸”	(318)
8 英国之声的回响	(321)
“伦敦话”	(323)
“土生土长的伦敦人”	(328)

一块不断有所发现的土地·····	(338)
“黑话”·····	(341)
“殖民地的野小伙”·····	(348)
“澳大利亚的腔”·····	(353)
“加油，澳国人，加油！”·····	(356)
一种“刻意修饰的轻言细语”·····	(361)
南非英语·····	(365)
9 各种新英语·····	(369)
“雷格摇滚乐之子”·····	(374)
“民族语言”·····	(379)
“最后的航程”·····	(384)
西非克里奥尔语：问题的核心·····	(386)
印度英语·····	(390)
皇冠上的宝石·····	(393)
英语的印度化·····	(398)
一种由印度人创造为印度人服务的语言·····	(402)
太平洋时代·····	(407)
尾声 明年的话·····	(414)
语言之城·····	(422)

导 言

话说英语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① (Ralph Waldo Emerson) 曾说过：“英语是海洋，普天下每一地区的河水都汇入这一海洋。”从一个更小的范围来看，这句话也适用于本书。本书是为配合一部电视系列片而出版的。为了讲述英语的故事，作者们利用了制作电视片过程中所搜集的大量原始材料，并广泛参考了许多已出版和尚未出版的资料。若用稍加改写的莎士比亚的话来说，我们置身于“语言的盛宴，并窃来一些残羹剩饭”。激励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是那些有关当代英语许多变体的第一手的有声资料。这些不同类型的英语通行在英国和爱尔兰、北美、澳大利亚、加勒比海地区、印度和东南亚以及结束了殖民地时期的非洲。能横跨世界接触这一活的语言，我们感到很幸运；许多学者未能享有这一经历。1983年至1985年间，我们曾将我们研究成果的最精彩部分制成影片和录音磁带，现将它们汇集成册，予以刊行。

我们试图讲述整个故事。有些学者的研究工作多侧重于详细论述已编入目录的昔日书本语言，而忽视了对更为凌乱却又丰富多彩的语言现状进行研究。他们详细论述乔叟 (Geoffrey Chaucer) 和诺亚·韦伯斯特 (Noah Webster)，而不讨论加勒比海地区的克

① 美国 19 世纪的哲学家、散文家及诗人。——译者

里奥尔语或宇航术语。直到最近，学术研究的重点一直是有关英美语言的故事。在对这一主要故事足够重视的同时，我们还探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次要情节，如中国、新加坡、荷兰和西非等地的英语。或许将本书称作《各类英语》更为确切些；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谈及这点。

我们还注意了不同职业的人日常所说的英语，如渔民、车匠、牛仔、民间歌手、牧师、医生、蔗农、电脑使用者等人在谈论各自的工作时，所说的种种英语变体。这种研究方法强调了有关语言的一个重要真理，即语言总是在变迁；学校的教师或政府是无法控制语言的形式和表达方法的。印刷品的稳定性有时掩盖了这一真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把语言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你会发现它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其词语用法、发音方式乃至节奏都立即被人们广泛效仿。在观看筛选出来的最能说明黑人英语特征的一些镜头时，我们的一位制片助手惊异地发现，她那10岁的儿子竟能在伦敦模仿美国费城黑人居住区的最新俚语。

我们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英语”与“英语文学”成了同义词。在将重点放在口语的同时，我们也顾及了创建文学语言的大师们，并引述了他们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英语的看法是以旁白的形式出现在著名的小说和散文中的。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英美写作风格的标准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大乐趣。文字优美流畅的作家往往最能对语言发表具有洞察力的评论：查尔斯·狄更斯的评论多于简·奥斯丁；马克·吐温的评说多于亨利·詹姆斯。口头英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均势之所以能形成，应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英语发展史本身。第一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目不识丁；当代的英语使用者则比以前具有更多的方法书写和记录他们所使用的英语。

英语象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海洋，并象海洋深处一样充满奥秘。直到发明了留声机和录音机之后，人们才取得了考察日常语言的可靠方法。一个人可以花费时间阅读语音学家们写的那些准科学

著作，但他必定感到：语音学家们苦心制定的语音符号并不能解释他们力图剖析的这种在神秘流动着的物质。出现这一情况是可以谅解的。语言的声音是不能靠音标全面记载下来的。同样的，书面英语历来都被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独占，只能就早期英语的状况给我们提供了少数诱人的线索。英语历来处于、今天仍旧处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变化状态。人们的学识范围只局限于了解类似“元音大移位”这样的著名术语；这类术语能告诉人们的，并不比古代绘图学所用的“未知国度”一语多。

语言还具有几乎无法剖析的一面，即它的特殊属性。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为了把英语中的德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词根理想化，曾建议以 *steadholder* 代替 *lieutenant* (副官；陆军中尉)，以 *whimwork* 取代 *grotesque* (奇异的，怪诞的)，以 *folkwain* 取代 *omnibus* (公共马车；公共汽车)；就其建议本身^①而言，人们当时把类似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新浪漫主义。莫里斯提出的建议之所以荒谬，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词语是人为杜撰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在运用语言时总在追求一种难以名状的“得体性”。亲英派的散文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曾就英语写了本专著，被认为是同类最佳著作之一^②。在书中有关“语言的特性”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段落中，史密斯勇敢地正视所谓“得体性”那难以表达的一面。他认为语言特性体现在“引导并控制其发展进程的能力”上。书中有一段话或许应抄录下来，张贴在世界各地的语言学系：

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那种德国人所说的“语感”，一种会辨别该采用什么、该回避什么及该谴责什么的能力。这是存在于几乎所有人身上的的一种本能过程。新形式和新差异一旦出现，我们便能觉察出它们的

① 威廉·莫里斯(1834—1896)是英国诗人、艺术家及社会主义者，他曾主张不使用源于拉丁语和法语的借词。——译者

② 指1930年出版的《英语》(*The English Language*)。——译者

优、缺点，尽管我们会陷入困境，无法解释我们的感觉。比如，我们知道如今不该说“much thanks”，而应该说“many thanks”（非常感谢），尽管莎士比亚使用过“much thanks”一语；我们知道该说“much happier”（更高兴），而从前的说法“much happy”是错误的；我们还知道，在许多情况下，从前该用 much 的地方如今都改用 very（很）了。说一幅画被“挂”起来了，我们用 hung 这个词；而说杀人犯被“吊”死了，我们会用 hanged 这个词，或许我们通常并没意识到我们是把 hung 与 hanged 区别对待的……

语法学家可以靠列出法则或扩展类比等方式帮助这一共同愿望的实现，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不能废除未完成体的被动语态，如 The house is being built（房子正在盖）；有些语法家把这种用法看作是对语言的损害。尽管语法家反对使用“different to”（与……不同）一语，但许多优秀作家照样使用。如果语言的特性认为分离不定式有益于表达思想的某些细微差别，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任何反对这种用法的企图都是枉费心机的。

对英语进行论述，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这问题仅次于语言的奥秘并与其有关。把英语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只能使大多数人麻木迟钝；若象我们这样把它看作是社会历史、文学和语言的混合体，又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言语交际还包括身势、讲话的声调和语境等要素。我们把本书的每一章都看作是沿着时间和空间顺序进行的一次旅行，希望能以此为这一课题增加些色彩和戏剧性——这一课题有时缺少的似乎就是这些东西。

遵循电视系列片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大众化这一信条，我们决定把整个世界作为受益之地——“The world was our oyster”（在布鲁克林^①，人们把 oyster 读作 erster）；象我们语言中的许多东西一样，这一短语的起源在其以往的流传中竟被人们忘却了^②。在全世

① 系纽约市的一个区，该区居民多是欧洲、特别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操特有的口音。——译者

② The world is (was) our oyster 一语源于莎士比亚剧本《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2幕第2场。——译者

界范围考察英语，这是一种挑战，我们乐于接受。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直截了当地广泛记述英语那许许多多的变体。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还试图赋予每一章一定的“地域感”。我们对语言的体验及支配语言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地理是根本因素之一；苏格兰低地地区和高地地区便有英语和盖尔语之分，此乃一例。那些想到语言的“偏径僻壤”涉足的人，可阅读书末的广泛注释和有关的参考书。本着便于理解、增加可读性的精神，我们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和语音符号，还尽量回避类似 polymorphic（多词素的），isogloss（同语线，等语线），homophone（同音异义词或同音异形词）等词——已故的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记者彼得·利萨戈曾把这类词称作“城外用语”（顺便应补充说明：严肃地讲，本书并非语言理论专著，尽管多数章节涉及到一些语言学）。

由于采取了全面综合的途径，我们在撰写本书时基本上以描述为主。我们讲述英语的种种变体，而不讨论口音和方言。我们反复发现：口音、方言、语言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可靠的或稳定的，经常出现异议，专家们甚至对此也有争论。比如说，苏格兰英语是一种语言呢，还是一种方言？专家们对此都感到难以肯定。有人曾说，“由陆军和海军装备起来的方言就变成了一种语言。”可是我的口音常常会被你看作是方言。还有其它问题。如果我们说口音指的是某一地区特有的一套语音，而方言则不仅包括语音还包括语法和词汇，那么这一定义又往往把口音的阶级基础排斥在外，而这种阶级基础是不受地域影响的。英语是一种语言类别连续体。使用“变体”一语可以避免“方言”一语所带有的贬义联想。正如无数学者已指出的，所谓“标准英语”本身便是一种“方言”，只不过是一种有威望的方言罢了。另一方面，佯称某些类别的英语不被看作优越，这也是毫无意义的，比如，许多美国人会对一位操英国英语的人讲，他（她）的话比他们的话“好”些。新加坡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为了竭力效仿英国模式，似乎在模

仿 BBC 英语^①。反过来的势利行为也有：属中产阶层的英国摇滚乐歌星米克·贾格尔认为，他采用的就是“伦敦方言”腔。在美国的南部和西部，采用“乡村”词语用法和说话节奏，眼下颇为时髦。

或许有人说我们的方法更象新闻报导而缺乏学术性。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是适合这一课题的——与许多学术研究不同，这一课题既要有通俗性，又应具有新闻价值。几乎每周的报纸都要刊载有关英语某一方面的新闻报导，且常在头版，如英语水平的“下降”；采用“法语式英语”或“日语式英语”的危险与欢乐；又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把英语定为“国语”等等。“语言”这个词虽然涵义贫乏无味，但有很好的“票房收入”。英国、尤其是美国的各种报纸都没有语言专栏，如威廉·萨菲尔就是《纽约时报》的语言专栏作家。这些关于语言的专栏常给报纸带来最高的发行量。

英语还已成为规模巨大的商业；英国最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许就是英语，并以相当可观的技巧和专业化程度在世界范围内推销英语，从澳大利亚到桑给巴尔，无一例外。在 1984 年的爱丁堡文化节上，格拉纳达电视台董事长丹尼斯·福尔曼为纪念哲学家麦克斯塔格特而举办讲座，其中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他说：

在（英国的）资产中，莎士比亚当属最大的资产。他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可按如下方法计算：先估算出本年在国内外发行莎士比亚著作所获的利润；然后，比如说按上推 20 年计算，其总额便是当今市场价值……假如政府通过一项法案，把莎士比亚著作的版权全部化为某人私有，那么斯特拉特福联合工业公司的资本价值将大大超过 2.97 亿英镑，而英国莱兰汽车公司专门生产“积架”牌名贵轿车的工厂的价值也仅仅是这个数目。

在过去 10 年中，英语在世界各地的销售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中国出现了有关倡导英语的革命政策；《麦夸里澳大利亚英语词

^① BBC：英国广播公司。——译者

典》已问世；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几乎全被英语垄断；“欧佩克”^①及世界首脑最高级会谈均用英语——凡此种处，均能说明这点。

我们力图反映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从卖花的直到大学教授。这一事实自然能说明人们为什么普遍对语言感兴趣。每个人都在用词，尽管最初人们并不停下来思索用词。然而，一旦人们认真思索如何恰当用词，语言便能产生惊人的热量。语言为什么能使人动情或充满好奇心？答案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离不开语言。我们生活在语言当中，也靠语言生存。我们要说话，要听别人说话，所以我们都对词语的斟酌及其兴亡感兴趣。nice（好的，有教养的）这个词以前怎么会当“愚蠢的”或“任性的”讲呢？我们为什么不取用 *neverness* 作 *eternity*（永恒）的同义词呢？如今我们常四处旅行。去伦敦旅行的人常好奇地发现：Rotten Row^②原来是法语 *la route du roi*（国王之路）的讹用。从某些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带有政治色彩，语言也不例外。在北爱尔兰，有些人因采用美国广播公司的发音而被杀害。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人把英语的交通指示语 STOP（停车）改成了法语的 ARRÊT。性别也已成为政治问题，于是 Mr（先生），Mrs（夫人），Ms（女士）等称呼也卷入政治。在英国，有些妇女拒不使用 women（妇女）一词，而将其改为 wimmin，借以回避 men（男人）所带有的性别歧视色彩。民族自尊心也会导致人们对“法语式英语”或“美语”用法产生异议。世界变化体现在语言上；作为正在不断变化着的这个世界上的公民，我们对语言的某些用法可以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也可以处于守势，但终归都是非理性的。例如，有人接受 hopefully（如果运气好的话，如果顺利的话）或 gay（同性恋爱的）用法，有人则不采用；有人将 controversy（争论）读作 /'kɒntrəvɜːsi/；有人将它读成 /kən'trɒvəsi/，这便是一

① 即“石油输出国组织”。——译者

② Rotten Row 是伦敦的一条经过海德公园的跑马道。——译者

个人们熟知的发音争议。人们惯于把对变幻之世的忧虑加罪于词语。在一定的场合下，若使用了一个分离不定式，我们会感到我们所熟知的文明已到末日。

有关语言的某些神话竟能与语言的能量匹敌。比如那流传已久的陈词滥调，说什么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今天仍完好无缺地在奥扎克山地^①流行；有人认为，英国西北部的默西赛德（Merseyside）一带的话可归因于人们常患重感冒及鼻孔阻塞；种族主义也借机中伤，说什么黑人之所以那样讲话，是因为他们的嘴唇厚——对类似的几种迷信说法，我们在本书均适时予以批驳。在此过程中，我们本身或许也已成为某些神话的牺牲品——向我们提供资料的人若有恶作剧的情趣也会编造事实的。我们尽力做到准确无误，尊重事实，但有时竟也与《认真的重要性》^②（*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一剧中的阿尔杰农享有同感：“说得妙极了，而且确实可信；对文明生活的任何一种观察均该如此。”到头来，事实与谎言、传说与伪造的故事都汇合在一起，构成了奥登（W. H. Auden）^③曾经说的“我们那了不起的母语”。

我们向对我们提供实际帮助和指导的人们表示感谢；没有他们，我们会一事无成的，既不能制成电视片，也不可能撰写此书。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一项目是由布赖恩·韦纳姆构思而成的。当时他负责 BBC2 台的审计工作，是第一个响应这一计划的人；他制定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实施计划，并对共同制片的经费作出安排。如果说布赖恩·韦纳姆是“教父”，那么特别节目联播部的罗杰·劳顿便是“助产士”；在 BBC 台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他从始至终参与了制片工作，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建议。电视系列片问世还应归

① 在美国中西部。——译者

② 系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之作，亦有人将剧名译为《名叫欧纳斯特的重要性》。——译者

③ 美国现代诗人。——译者

功于合作制片者——在美国的“麦尼尔—莱赫里尔—甘尼特制片公司”。本书的出版和电视系列片的问世还从始至终得到费伯—费伯公司董事长马修·埃文斯的慷慨支持和鼓励；特在此致谢。

就编辑工作而言，我们非常感激三位主要的顾问：《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主编罗伯特·伯奇菲尔德博士、《兰登书屋词典》(*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弗莱克斯纳以及伦道夫·夸克教授。他们都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使我们避免了许多有关事实和理解方面的错误。书中若仍有不当之外，我们承担全部责任。

除得到顾问们的全面指导外，本书及电视片还得到参与这一工作的世界各地许多学者的支持，从中我们受益匪浅。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向我们提供知识，远远超出了他们工作的需要。^①

① 在以下原文中，作者列举了数十位学者姓名，并列出参加制作电视片的工作人员名单，为节省译文篇幅，故删。——译者

1

一个说英语的世界

1977年9月5日，美国宇宙飞船“旅行者一号”点火起飞，执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探索木星及其以外的宇宙。科学家们知道，“旅行者一号”将在某一天穿过遥远的星系，他们在飞船上事先安放了一个录音盘，内容是地球上的人们向外空间人们发出的致敬辞。这个镀金的录音盘播放的是联合国秘书长——一个叫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的奥地利人——代表147个成员国用英语发表的讲话；随后播放的是用55种不同语言写的简短祝辞，向外空间的人们表示问候。

英语的兴起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大约在2000年之前，当儒略·恺撒（Julius Caesar）在不列颠登陆时，英语尚未问世。500年之后，说英语的人数也仅象今天讲切罗基语（Cherokee）^①的人一样地少。其影响也同样微不足道。约1000年之后，即到了16世纪末，也就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进入壮年时期，英语成为500万至700万英国人的本族语。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一个人曾说过，英语的“使用范围极小，不超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岛；不，甚至不能遍及全岛”。

400年之后，出现了惊人的反差。从1600年至今，在陆、海

① 北美印第安语之一种。——译者